

试为葛岙水库起新名

沈潇潇
葛岙水库就是现成的名,还有必要另起新名吗?我觉得探讨一下无好处。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政府部门就有在东江上游建葛岙水库的设想。之所以如此称呼,因为水库在葛岙公社区划内。但现在葛岙公社或葛岙乡已不复存在,其原辖地已全部并入尚田街道,原来命名的基础已随之消失。再说现在的水库建设并非涉及葛岙一村,而是覆盖了下蒋、沙栋头、排溪等村,且水库核心建筑——325米长大坝的坝址也不在葛岙村,沿用旧名似已显偏颇。

水库的功能随着社会发展也在发生变化。最早主要是蓄水以防旱防涝和农田灌溉。后来水和发电并举,水库往往同时也是电站。再后来发电逐步萎缩,以供用水为主,大型水库如亭下、横山的主要功能就是向城市供水。当下,为适应人们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休闲需求增长的实际,水库建设又和景观名胜建设相结合,葛岙水库既是甬江流域防洪、供水骨干工程,同时还将是东江上游一处自然和人文景观相交融、休闲观光健身于一体的胜地。为此,建设者不仅沿水库东西两侧岸线建设A、B两条公路,还配套建设环湖自行车骑行道,这样的慢行线路设计开创了宁波市水库建设之先河。在如此新形势下,仍沿用葛岙水库名,似意犹未尽。

水库易名早有先例。早在1984年,省地名委员会根据旅游业发展态势和地情特色,以法定程序将已建成20多年、有1078个大小岛屿的新安江水库命名为千岛湖。对葛岙水库,也可从发掘地情特色入手易名,从而引导营造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个性化景观。

先让目光移向坐落于水库西北侧的蓬岛山吧。我曾在《葛岙水库,掀起你的盖头来》一文中写到此山,在此作必要引述和相应补充。被称为甬上百科全书的清

代《四明谈助》专门收录了蓬岛山,记其“重冈复岭,自剡之西南至于镇亭之东北,兀然独冠诸山。北为安岩之翠峰,南为石楼之赤岩,过杉木岭,入于天台。其巔俯视数百里外,沧海城邑,了然在目”。此山和周边气象令人向往。而蓬岛之名充满仙霞之气,易让人联想起蓬莱仙境。在诗人刘俊眼里,蓬岛就宛若仙境:“轧轧笋舆过翠微,路径蓬岛锁烟霏。雨从半岭岩窝出,云在行人脚下飞。”当年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千人入海寻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明代兵部尚书张瓚直把蓬岛山比作小瀛洲:“云锁赤岩低雁首,天浮沧海小瀛洲。谢安自得间中趣,徐市何须海上求。”著名史学家全祖望也把蓬岛山视若蓬莱:“吴越军州十有四,四明天台称神丛。蓬莱高据镇亭左,厥土奇淑气熊熊。”蓬岛山下的蓬岛村,是水库建设拆迁村之一。著名史学家黄畿之在《四明山志》中记此村之由来:“五代时,雪川胡庆度奉化童公岭,得石楼、蓬岛之胜,遂定家焉。”胡庆是吴越国三朝重臣左丞相进思之次子。当年吴越忠献王钱俶袭位后暴戾荒淫,胡数以直谏,触怒于王。胡料自己将临大祸,索性率甲士废钱琮而立其弟钱俶为忠懿王。事变后为防止不测,胡谢朝不起,“命诸子悉渡江散处台宁间”。据胡氏家谱载,北宋时胡氏祖庙被朝廷赐额“灵昌”,现灵昌庙在水库建设中仍将被保留。水库若以蓬岛湖为名,既有地理特征的关联,又有仙景之联想,也有历史烟云可供寻味,也许不失为新名的选项。

在坝址所在地择有意义的地理标志来命名水库,也许开门见山,更到位些。建设中的水库大坝起自梅岭下村,依托梅岭跨白溪向西,止于对岸地属下蒋村山峦。梅岭和梅山其实是同一座山,当地习惯称主峰为梅山,称其向西南延伸的低缓山体为梅岭。梅山或梅岭东麓的村因地而名为梅岭下。梅山是一座颇有来历的山,相传为西汉著名道家学家梅福的修道炼丹地。

梅福是西汉末年人,官至南昌

县尉,位不高,却忧国忧民。当时朝廷外戚专权,汉成帝荒淫,梅福不知天高地厚,洋洋数千言上书朝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虽然痛快,却得罪了皇帝和王莽外戚集团。为避免杀身之祸,他即改名换姓,挂冠出走,云游至浙东四明炼丹修道,为山民治病医术高明而被传诵。他死后,人们认为他并没有死,是得道成仙了。梅福在浙东一带的行踪涉及余姚、鄞县、舟山普陀、绍兴山阴等地。在奉化至少有两处,一处是梅子谷。《奉化补义志》载:“梅子谷,县北二十五里甬山之西,山南曰梅子谷,属奉,山北曰梅子岙,属鄞。汉南昌尉梅福采汞炼丹于此。”历志和《四明谈助》记载甬山上有梅福修道的梅福洞。另一处就是梅山,宋宝庆《四明志·奉化》载:“梅山,县南二十五里,东为登山……北则环以大溪,其山四断兀立众山之中,或谓梅福游此因得名。”历志皆载:梅山顶旧有庵,乾隆间改尊顶寺;寺内一岩,有丹井在其旁,一勺之泉尝随海潮上下,父老传以为海眼;每大雷雨,山下出小石,如梅子,剖之有核。梅山的奇妙,让人急欲一睹为快。

那天一行数人去登梅山,车到梅岭下村却被告知,得绕道去山东麓的方门村上山。绕了十多公里大圈子,总算兜兜转转摸到了盘山公路入口。在曲曲折折的回旋中,山上下风景倏忽变幻,精彩处我们时时下车近观远望。近山顶时见丛林掩映中的黄墙疏顶,这就是尊顶寺了。在修明法师的引导下,我们找到了那座神奇的丹井,观之清澈逼人,尝之甘冽沁心。传梅福用此泉来炼丹,故曰丹井,其水还有药效作用呢,有人顿悔来时竟没带个容器。问起梅子石,修明法师含笑说他也刚刚到此,还未见过。不是雷雨时节,我们大概来得不是时候吧。

梅福在四明山的足迹众多,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诗人沈一贯曾感慨:“一从仙尉乘风去,多少青山也姓梅。”梅福真的来过奉化梅山吗?可能性很大。其一,这不仅有民间传说和地方志记载,还有著名

学者、文学家的诗文为证。如宋著名文学家、吏部尚书楼钥寻着梅福足迹访过鄞地大梅山,再来访奉化小梅山,并留诗:“竹舆来访小梅山,山在空濛紫翠间。岚雾满林朝漠漠,溪声和雨夜潺潺。峰头丹井随潮信,松下禅房旧祖关。谁是无生谁不死,晨钟未响梦先还。”在约百年后,元“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也登梅山寻访梅福旧迹,其《梅山》诗曰:“路逢耕者问,山是化人开。梅尉成仙去,安知不此来。樵陇低通海,茶村暖待雷。谈玄亦可隐,不用垦蒿莱。”其二,传梅山也是“葛仙翁”的踪迹地,山寺至今仍供奉着他。葛仙翁即东晋著名道家学家、炼丹家葛洪,他在多地(包括四明山)云游炼丹,也曾到过奉化,他在甬山、梅山的踪迹地恰与梅福在奉的足迹重合。作为道家晚辈,葛洪应是循梅福足迹来到梅山的。其三,梅山濒临东江上游白溪,在文献资料极为匮乏的西汉初年,梅福在《四明山记》中却记下如此文字:“一涧由南出,过一百二十里,其水归鄞江南源,是四明山南门也,号白溪。”按现在水道流向,白溪水流至方桥与县江、剡江合流为奉化江,再北流与鄞江合,大致吻合梅福说的一百二十里,这也许可证梅福来过白溪,当然也来过梅山。

那么,水库可否命名为梅山湖、梅岭湖,或梅仙湖、梅尉湖,甚至梅子湖、梅福湖呢?若此,那梅山和梅岭东麓以及沿水库岸线的低山缓坡上可栽以梅林,当然辅之以四季花果林也是必要的。当梅花怒放或梅果累累,游人一边观赏湖景山色,一边赏烂漫梅花、梅林,梅山湖(或梅岭湖、梅仙湖、梅尉湖、梅子湖、梅福湖)也就更名副其实了。同时,还宜在梅山东麓辟一条登山步道,步道两旁当然少不了植些梅树,不妨让那些信徒们有礼佛问道之径,而更多的人们则能在游毕梅山湖又能登梅山以观丹井、觅梅石为快,并发思古之幽情。

更妥帖的名也许就在你的心中,那就请大家一起来为葛岙水库起个新名吧。

安静之美

心生欢喜的幸福。远离尘嚣,走入沉寂;摒弃浮躁,步入美好。安静,如一抹微笑,甜美迷人;安静,如一瓣月光,皎洁动人;安静,如一泓春水,清亮温暖。

安静之美,在于心灵纯净。世事喧嚣,人生纷扰,安静是守护自己内心的纯净。心正则静,在忙碌的日子里寻到安静的时光,在琐碎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归属。“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生活中,不蝇营苟苟,不为世俗名利所累,保持心灵的美好,自是一幅美丽别致的风景。

安静是尘世间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馨香沁人心脾。安静之美,在于简单自然。“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拥有安静的内心

并不复杂,就像一只蜻蜓停在草茎上,一只蝴蝶停在花朵上,简简单单才是真,自自然然才是福。“香来清静里,韵在寂寥时”,做个简单自然的人,真诚地生活,轻松地生活,自有风清月明。“满瓶不响,半瓶晃荡。”“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安静的人,有内涵,有风度,平和而达观。

安静之美,在于诗意盎然。“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处桃花源,安静地生活,不被惊扰。安静地泡一杯茶,品味茶的醇香;安静地看一朵花开,欣赏花朵的美丽;安静地晒太阳,感受阳光的抚摸……做事安静认真的人样子很美,富有诗意。在安静中修身养心,在安静中抵达诗和远方。“闲看庭前花开花

春红如霞

梅花香时,楼下的梅花已凋谢得差不多了,而小区里的玉兰、樱花、海棠,山茶跟接力赛似的,一批又一批地竞相开放,大自然遵循着它自己的规律,才有万紫千红临人间。

可以出小区了,量体温,递上出入通行证,像出了笼的小生灵,风一般奔向村野。一路上,万物盎然,心情明媚如这大好春光。路边不知名的小野花屡屡撞入眼底,黄的,紫的,白的,玫红的、深粉的,细碎的,繁密的,或一簇簇,或孤零零,那些往年不入眼的花突然变得如此可亲,不禁伏低身子,用手机认认真真拍它们,每一朵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女儿手持树枝欲抬脚上去赶一条小虫子,被我一把拉住,这么好的花儿怎可随意践踏,我拍的时候都小心着呢,生怕误伤它们。一场疫

情,令人懂得了珍惜所有平常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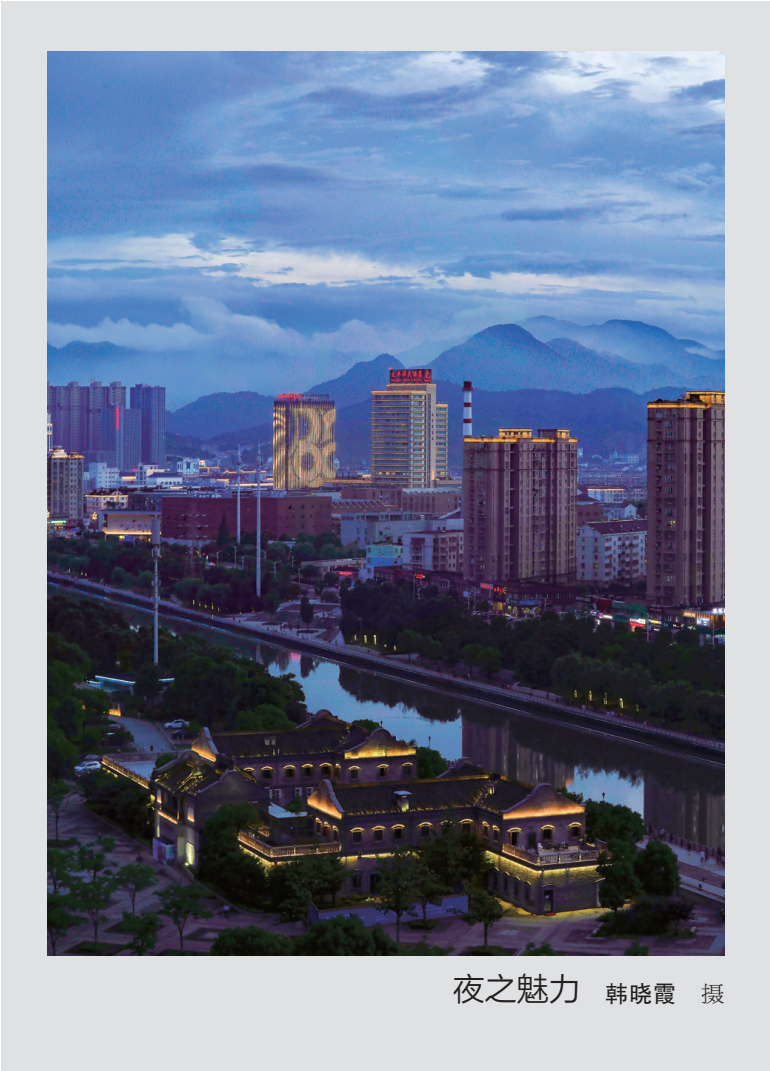
去桃园看桃花,游客凭绿色健康码测温进入,每日限流1000人。桃园占地面积大,游客分散于各处,一眼望去,殷红绵绵不尽,游客三三两两,空气里飘溢着隐约的花香,仿佛身心都得到了抚慰,愉悦非常。年年赏桃花,今年自然意义不同,竟有一种失而复得之感。园中桃花犹如同龄的孩子,难免有发育迟缓之别。枝头上,花骨朵儿鼓鼓的,像蒙着盖头穿戴得严严实实的古代新娘;有的绽开了一丝缝儿,如抿嘴含笑的小姑娘;还有的迎风初绽,似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更多的桃花扬起粉红的笑脸,热热闹闹挤满了整个枝桠……人们难掩欣喜,或抬头凝望,或窃窃私语,或凑近细嗅,或暂时摘除口罩与桃花合影,有一对

母女索性戴着口罩在桃树下跳起舞来,一阵风吹过,桃花摇曳,舞姿翩翩,旁观者纷纷鼓起了掌。

不知道哪天起,小区门口撤掉了“卡哨”,进出无需测体温了,快递、外卖也可自由出入了,我们那被撕破并丢失的一部分生活,正在慢慢被修补,被复原。

春花依然不管不顾地依序盛放,路边成排的槐花,田里大片的油菜花,乡野里朴素的荠菜花、蒲公英、紫云英,公园里冶丽的紫荆、三色堇、金盏菊,风信子,山勘里俊雅的杜鹃、紫玉兰、杏花,木棉花,于是,“报复性”赏花连续启动,姹紫嫣红都看遍,方不负这如霞春红。

经历了这场疫情的我们,怎能不倍加珍惜这一寸一缕的美好时光?



理想塔的夜晚

江幼红
梅雨时节的天,潮湿,闷热。气象预报说傍晚开始便有雨,然而直到天色黑透,雨还是没有下。

也许这样挺好。前几天,沙龙的资深参与者沐小风曾担忧地说,也许疫情原因吧,今年参加沙龙的文友少了。不下雨,就会给人们赴第164次的约会多个理由吧?

七时前后,长桌边的座椅慢慢被填满。“在旧货市场,我淘来旧药罐,它能否还原出一个未患风湿病的母亲?我淘来的旧罗盘、眼镜和烟嘴能否拼凑出一个已经离开的父亲?”

这个夜晚的沙龙由一首《旧货市场》开启,在诗歌作者高鹏程的回忆和描述中,投影中白底上粗犷的黑字,慢慢柔软、饱满,如一撮干瘪的茶叶经冲泡,还原出生命的痕迹、往事的温度和尘世的纷纭。而隔着时间的距离,顺着文字的脉络去体味这一切,恰和此时隔帘传来的蛋糕的甜香和稚童翻阅图书发出的脆问一脉相承,有熟悉的新鲜,不是打动,而是触动。

话题顺着熟悉的新鲜走向《理想塔》。《理想塔》是我区作家虞燕今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与书名同题的短篇小说受到了诸多关注,今夜依然。有人喜欢里边展现的活色生香的生活场景,有人被黑嘴唇、小月这样被生活磨砺着却向着理想奔跑的小人物的努力折服,有人为江冬和老侯头的相遇庆幸,有人在《一号码头》的散文版与小说版之间流连顾盼……

至此,话题的主干萌发出无尽的细枝:什么是好的小说?怎样做一个好的小说作者?小说需不需要使命感?从哪里获得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思绪发散,观点纵横。有的说作者要有悲悯的情怀,作品要有道义担当;有的认为作者应该摆脱道德感的束缚,作品要尽可能忠于人物的特质。有的说,作者要不断地突破自我,打造多彩多姿的风格;有的认为作者要慢慢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但无论有多少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大家有一个没有争议的

共识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创作者要有对生活的观察力。这种能力有不自觉的,天生的洞察力,但更多的是后天的有意识的培养。如虞燕所说:“我喜欢看人,外出吃饭,旅行途中,那些人的动作、表情、语言会烙印在我的脑海深处,像个仓库,当某个成熟的时机到来时,他们就各就其位。像那个黑嘴唇,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心脏病人,我很想写个关于她的故事,但直到《理想塔》动笔,她才走进我的笔端。”

就着这段话,我再度审视了今晚沙龙的参与者。这里有长者,有幼者,有故友,有新朋,有慷慨激昂者,有默默聆听者,有有始有终的铁杆粉丝,有迟来早去的匆匆过客。看着看着,我觉得这些人都在一个塔里,一个叫文学的理想塔里。因与之有缘,素昧平生的人们得以齐聚一室,共一张桌,分一盞茶,海阔天空一个夜晚,忘却火热的梅雨,忘却等待一场说下而未下的雨的焦灼。

两个小时倏忽而过,参加沙龙的人络绎而出散入黑暗中,成为芸芸众生中面目恬淡的一分子。回眼凝望,三味书店的灯火依然璀璨,那些恬淡的面孔在灯光下的闪亮仿佛还在眼前。那是同一张面孔呀,好像又完全不同。

半路上,盼望已久的雨终于落了下来。豆大的雨点落在车窗上,砸得粉身碎骨,隔着玻璃和车内的音乐,碎得了无声息。这个世界上大概每天每小时每分钟每秒都有一些东西在这样子了无声息地消失吧?动物、植物、人类文明……那些非遗名录,有多少项目已名存实亡?归结到文学,很多年前“文学已死”的观点已经抛出,但到今天还没有成为现实。文学到底会不会死?这大概和地球会不会爆炸是同类型的问题。也许会,也许不会。会是因为一切皆有可能,不会是因为人在生活之外依然会追求一种高于生活的东西,比如文学,以及为之构建的一座理想的塔,遮挡人世的风风雨雨。愿这座塔能坚固些,宽广些。像杜甫笔下的“广厦千万间”,庇护起世上这些有所追求的欢颜。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订阅号
二维码

三味书店
SUNWAY BOOKSTORE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 0574-88571555 88881168